楓巖輯話
五

楓巖輯話卷之五

本朝事實

宣祖朝己丑鄭汝立謀反伏誅

己丑冬十月黃海監司韓準密狀是夜 命召三公及承旨玉堂及入直摠管入侍獨命檢閱李震吉不入榻前以狀下示諸臣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事也蓋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反為魁其同黨安岳趙球密告也分遣禁府都事于海西湖南等道 命下李震吉于禁府 春坡日月錄

宣傳官李用濬等馳到全州時汝立在金溝別墅事覺夜半與子玉男及同黨安岳邊汜等匿于鎮安竹島縣監閔仁伯領軍官跟捕圍住見汝立等環坐巖谷間仁伯欲生擒之諭以 王命勿逼汝立先以劍斫邊汜即死又斫其子玉男仆地不死仍以劍植地自就刃割頸聲如牛吼遂獲其屍及玉男以來

己丑十月黃海監司韓準密狀據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侃告安岳人邊泗等連結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反夜半 上御思政殿召大臣及禁府堂上示狀啓即發宣傳官金吾郎留南大門出送捕

鄭汝立之下

之外人皆莫知其何事旣而稍稍傳聞人皆不信
上意亦未信以為汝立至當自辨數日後都事狀啓
汝立已逃不得捕於是獄事遽起汝立全州人登文
科性麤悖夙談道學與李珥李潑鄭澈等相從甚密
有名於士類皆欲引置要路吏曹佐郎李敬中素惡
汝立為人不肯擬顕地於是右汝立者以敬中為嫉
善鄭仁弘為掌令與珥等劾敬中防塞佳士罷之汝
立始為正言然多在鄉村不仕益見推於人癸未李
珥為吏判入對極薦汝立可用於是汝立為修撰未
久辭去及李珥與李潑等漸相貳珥卒汝立更附潑

攻珥甚急士類之非珥者皆與交白惟讓與汝立同
直玉堂聞其論甚喜以其女妻汝立兄子初　上密
教都事令收汝立家藏書尺入内於是凡與汝立素
有厚而往来通書者皆不得免而士類多得罪其被
拷掠而死者前大司諫李潑潑弟前應教李洁兄別
坐李汲叅知白惟讓惟讓子生員白振民前都事曹
大中前府使柳夢井前監役崔餘慶儒士尹起莘汝
立甥李震吉其他不可盡記而潑與惟讓家得禍尤
酷其連累被竄者右議政鄭彦信安東府使金宇顒
直提學洪宗禄持平申湜士人鄭介清其下獄庾死

者處士崔永慶獄事蔓延歷三載而未已死者幾千餘人郡縣逐捕汝立甚急汝立知不免與邊泗自到於谿中兩屍同在一處 命載屍而來轘之於市百官臨視行刑梟首 西厓雜錄

親鞫玉男等俱就服磔尸又磔汝立死屍玉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子而又兩肩有痣如日月狀汝立萌逆蓋恃此子云玉男招時供吉三峯多力如盤之石以手攻破當時問事郎廳李恒福不能即書玉男曰何不以如盤大石拳叩即破書之耶恒福稱之云李震吉汝立之甥也不服杖斃斷以逆律 春坡日月錄

鄭汝立

鄭汝立全州人博覽强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踔厲風發見栗谷爲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之禮至有孔子有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論栗谷奇其才延譽之遂躋清顯文辨籍甚栗谷旣卒汝立見時議漸變遂背之諂附李潑兄弟一日 上問李珥何如人群臣未及對汝立極言其短不遺餘力 上深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立怒目而退棄官而歸全州屢徵不起武斷鄕谷潛謀不軌事發自殺 浯溪記聞

汝立者其父希曾世居全州汝立娶妻于金溝縣因

居焉汝立初孕時其父夢見鄭仲夫生時又如之故親舊來賀而其父無喜色及長登第棄官歸讀書以此名重一道至以竹島先生稱之性凶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氣醜盛壯論議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座稱嘆惟全州李廷鸞泰仁金大立等以汝立為不吉廷鸞是汝立世交世居隣極力排斥大立是汝立妻族居甚相近大立嘗於溪邊構小亭汝立創書院于相望地大立即撤其亭靈光叅奉白光勳與其子振南嘗寓京邸振南年少英秀汝立見而愛之請留為學光勳辭以道遠歸家鄉人問之光勳曰師

白惟咸 又見

弟子不可不詳審汝立欲通泰仁武人白光彥光彥拒不從汝立御之光彥後拜兩邑倅汝立嗾臺諫劾之國初民間皆曰鷄龍山開泰寺新基鄭氏所都云汝立與池涵道僧義衍等五六人往海西歷覽九月諸山自海西至湖西觀鷄龍山題詩廢菴有躍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代已開亨運何難致太平之句初不知誰作後驗汝立也春坡日月錄

生員梁千會上疏論賊汝立與朝紳交密者頗多今皆晏然行呼唱於道路云禮曹正郎白惟咸又疏論李潑李洁金宇顒等與賊親厚云兩司繼論右議政

白惟讓

鄭彦信吏曹叅判鄭彦智與逆賊親厚請罷從之
上親鞫鄭彦信鄭彦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等以出
於汝立姪鄭緝之招也彦智宗祿潑並遠竄彦信中
道付處昌衍放送白惟讓李洁亦遠竄又因兩司啓
竄鄭彦信黜任國老門外
白惟讓子生員震民與其徒十餘人於變初聚謀白
海西守令西人相半其地多李珥弟子必此輩誣告
也吾輩當抗章訟冤擬以柳永謹為疏頭及聞汝立
自殺皆驚駭而散臨鞫招曰父所不知子何知之有
罪無罪證在蒼天覆巢之下卵豈獨全不必再鞫願

逮就戮因殞杖下 春坡日月錄

韓百謙坐收李震吉屍受刑一次韓浚謙坐薦震吉翰林削職柳宗智坐與逆賊親厚被罪金憑逆賊磔屍時涕泣云臺啓受刑一次而死

上問筵臣曰汝立凶逆無一人知之者知人之難固如是乎柳成龍曰當時豈無一二人知之者乎 上問為誰成龍曰臣之亡友李敬中嘗塞其銓郎之薦其時臺諫反駁敬中矣 上命贈李敬中判書削奪其時臺諫鄭仁弘朴光玉等官爵

李斯文敬中為銓郎排抑鄭汝立不擬華顯鄭仁弘

時為掌令劾以蔽賢李竟罷己丑獄起與鄭通書者
皆被究西厓嘗稟東銓白惟讓以書薦汝立於西厓
西厓有答書故不自安上疏曰當時汝立負一時重
名孰不為所欺知而惡之只有李敬中一人而已至
以娼嫉被彈矣 上命贈敬中爵而罪彈論臺諫仁
弘坐罪遂怨西厓入骨及其遭遇排斥柳黨勿論賢
否惟恐或軽其禍轉輾至今愈深豈非國家之憂也

樂安校生宣弘福有與賊通書之迹拿問就服處死
弘福招引李潑李洁白惟讓又云李震吉得讖書於

柳德粹處命拿鞫德粹訊甃李潑李洁白惟讓等幷

拿並死於杖下 春坡日月錄

李洁自海南上來路訪鄭汝立汝立露其反謀洁大

驚起疾馳向京至公州車峴見持兵者要於路知汝

立欲殺之大懼適得武士同行入京時其兄潑亦將

上來故欲待其來相議上變夜不能寐纔二日而趙

俅上變獄事蔓延潑洁皆杖死 荷潭破寂錄

李洁八月晦間以舍人率妻子上京路出金溝境行

至鼎鼎院汝立出餞于院樓酒半以酒書盘面示洁

洁失色驚起帶弓矢追者十餘人洁亦多騶從不敢

犯洁馳入縣容舍即裁書於兄潑潑即日登程至全州參禮驛聞上變日夜倍道至京潑與李廷鸞囚在一間潑謂廷鸞曰知人難此賊人所易知而吾獨不然可抉吾目君旣與賊爲仇敵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罪廷鸞蒙宥潑等竟死杖下 秋澗癸甲錄

李潑母年垂八十稚子纔七歲潑母臨刑怫然作言刑法之濫過潑子則招曰父平日教兒者入則孝出則忠逆賊之事非所聞也並斃於杖下 春坡日月錄

李參議潑副提學仲虎之子也擢第壯元性至孝父母素多病衣不解帶湯藥之事未嘗委之奴僕嘗好

臧否人物久在銓曹以進退人才爲已任人多怨之
以交遊逆賊連已丑獄栲掠無完膚氣息垂絶畋鞫
之時公端拱而踞不少撓而卒死杖下人皆冤之溪浩
記聞
湖儒丁巖壽等上疏極言李山海鄭彦信等前後誤
國護逆之狀又言韓孝純李廷直鄭介清柳宗智柳
永吉柳成龍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言愼
南彦經李彦吉曹大中李弘老李純仁柳夢井金弘
微等之罪又言前縣監羅士忱與其子德明伸救汝
立又言鄭仁弘與汝立情事甚篤合爲一體言甚張

白惟咸

皇 上震怒下嚴壽于獄館學儒生崔起南等上疏
伸救
全州梁詗者上疏言鄭彥信欲斬告者 上命招推
鞫同參大臣及禁府堂上問彥信發言聽聞與否金
貴榮以為左耳偏聾不得聞之李準以為坐處稍遠
不得聞之李山海以為日久不能記憶惟俞泓洪聖
民皆以為聞之 春坡日月錄
白惟咸仁傑之子也與從兄惟讓論議不相同己丑
之獄鄭澈為委官惟咸與李春英等為其羽翼抵擊
異議者殆盡惟讓與三寸駢首就戮惟咸當路揚揚

自得不出一言以救金憑者全州人與鄭賊不相得
成隙已久素有風眩日寒觸風輒泣涕鄭賊之戮屍
也金序百官之列適日寒淚流曾與惟咸有隙惟咸
以爲哀泣構殺之自是朝野側目庚寅惟咸以御史
巡北方時鄭政丞彦信謫甲山韓戭謫慶興惟咸賺
得守官贈遺鄭相之書又執韓子之入覲者以間將
起大獄賴　宣廟聖明得釋後惟咸累年係獄兩竄
于邊人以爲天道有知 浩溪記聞
宣祖朝庚寅崔永慶瘐死獄中
賊黨朴延昤招曰吉三峯乃崔三峯居在智異山下

與賊開山徑往來云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吉三峯乃崔永慶云啓下鞫廳永慶遂被拿來鞫之別無起端 上命放送諫院李洽具宬李尚吉啓請再鞫憲府宋象賢張雲翼成軾閔善李幼澄啓請遠竄 上依院啓永慶遂再繫禁府死於獄中盖臺啓有逆賊委訪永慶留連等語 上問言根諫院對以聞於慶尚都事許昕昕聞於監司金睟睟聞於密陽教授康景禧景禧聞於晋州判官洪廷瑞廷瑞聞於品官鄭弘祚廷瑞弘祚等並合拿問弘祚入城之日永慶死於獄中 春坡日月錄

己丑逆獄崔永慶被誣因繫獄事迹重中外惴惴余方爲問事郞廳松江爲委官一日松江退歇後廡招余問崔獄余素憤其獄對曰自起獄以来已過歲序何甞有一人指永慶爲三峯令無端以道聽拿囚處士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也松江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論議相角豈至於欲相害也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豈推官之體且孝友處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當極力救解其後再鞫之日永慶略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由鞫畢松江退

後廡急招余余往見則色頗怫然曰君觀其供辭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嘆曰我與永慶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茅相公不悅者無乃言及時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永慶所以異於時輩者何也以其論議不同也其論議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盡喪前日所見區區強為諂悅之辭以冀幸免豈真崔永慶也以永慶論之則今之所供不變初心此其所以為高處也此則都不須論今之所鞫者問其論議同異耶只鞫三峯與否今論議同異何干獄事松江曰

權愉

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 白沙雜記

大司諫 汝諄啓論崔永慶為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囑梁千頃兄弟及姜海等使之做出而殺之也請拿問千頃等於是千頃海等被囚嚴加刑訊千頃引任禮臣等十餘人以為言根獄官不問仍鞫千頃千頃遂引鄭澈乃得減死杖配姜海死於杖下 春坡日月錄

宣廟甲午有前縣監權愉者上疏有曰林下之士見陷於鄭澈終致其死云 上教曰林下之士指誰而言耶政院請招問愉以崔永慶為對於是臺諫金宇

崔永慶 又見下

顯鄭經世等論鄭澈搆殺永慶陽為救解陰實除陷
請追奪玉堂鄭曄及兩司尹昉申欽李廷泌李時發
辛慶晉李睟光朴東說等立異不從遂追奪鄭澈官
爵贈永慶大司憲 春坡日月錄

崔永慶字孝元始居漢城之院洞里居親喪以毀聞
傾財厚葬用石槨既而家益窮乏不能自存挈妻子
下晉州依其弟餘慶妻家凡家事永慶主之餘慶趨
走承稟於前見者不知為餘慶之家人兩賢之為人
倜儻尚氣讀書不求深解好言論見曹南冥而悦因
師事焉朝廷以遺逸徵前後為司畜為持平皆不起

達官有到門求見者其所不喜輒拒而不見以此多怨於人己丑鄭汝立逆獄起士類多連累者全羅道儒生某承權臣風旨誣永慶黨逆言於監司洪汝諄汝諄移文慶尚監司金睟捕永慶一邊馳啓朝廷遂與弟餘慶逮鞫於京獄方獄事急無敢言其冤者獨安陰儒生金景謹上疏言之不報旣而餘慶先被栲掠死獄中時左相鄭澈主時論按獄一日余遇澈於闕下問永慶獄事何如且言其人有高士重名獄事不可不詳審澈素輕又被酒忽以左手自執其項右手爲衝刺狀連拜言此人平日向我欲如此如此刊

府事沈守慶枉傍解之曰人言何可盡信願大監無
信人之言余正色曰假使其人實有是公為獄官當
忘此懷何故乃爾澈曰吾豈念此當極力解之𤼵日
永慶果赦出獄司憲府啓請還囚更鞫時尹斗壽為
大司憲而𤼵議則韋令具宬實為之人疑澈雖外亦
公議陽為解釋而陰使其黨論之也永慶前在獄已
患肺瘵再入獄病增劇未久卒司憲府又啓永慶自
知罪飲藥死罷當直都事人皆甚之其後澈得罪而
群臣多言永慶枉死者於是贈永慶大司憲當時臺
諫具宬等竄逐澈死後亦以此追奪官爵云永慶平

時與成渾交厚及渾與澈相結而永慶每誦言澈爲
無狀小人酒後醉甚則出兩膝以手自撫曰此膝終
當爲鄭澈所拷掠然吾何畏焉以此與渾交道亦不
終壬辰秋冬與澈遇於安州地酒半澈忽曰公謂我
搆殺崔永慶云果然否余徐答曰公心不可知以形
跡觀之似然故果有是言澈怒擲盃於地起行數步
還坐曰公何爲此言成浩源救解書尚在於我我何
敢如此戊戌冬余在東城外李貴持一紙來示余乃
澈按獄時欲救解永慶未上啓草也貴因言鄭相本
心如此世人不知而疑之太甚故其子弟使之來示

崔永慶

云其後論者追言渾嗾澈殺永慶並奪渾官爵 西厓

樵錄

守愚崔先生永慶字孝元南寘弟子也性至孝以篤

行 宣廟召拜持平不就時黨已成逮己丑獄死初

牛溪隱者與先生甚善沈義謙以外戚方貴用其人

好任俠能致客禮接士大夫牛溪亦見待頗厚先生

恥之遂絶不見時相國澈亦名位貴盛好節儉自遂

名先生曰澈性小人澈聞之怒及己丑獄起有告引

吉三峯者而不得其人澈當論因揚言曰南士有與

賊通者遂令其客造言以爲吉者慶也三峯別號也

賊徒故匿其名隂為號別以此傳播衆口令人人習聞積捏已成獄旣平澈白　上遣御史南中以安士民心隂令御史蔡崔永慶事以實吉三峯之語而御史吳億齡不從其所指澈計沮乃使兩南監司兵使啓　上獄事復起而令先生對獄自陳與罪人通書來往若有罪無辭者而先生實無三峯之號也　上知無事即釋之而澈又令兩司請再鞫先生卒瘐死獄中後　上悔之命追爵之廩給其妻子而深咎兩臣至謂凶渾毒澈云先生初得釋牛溪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某而至此也先生曰吾見嫉於若父後

有弄鞫之事有儒生金宗儒善山人學於牛溪者也
諸弟子私遣宗儒抵牛溪㽞乞解牛溪默然久之曰
其人偏僻亦言或自號三峯云宗儒退而咄咄曰守
愚死矣相國徹實主獄而守愚弟子深咎牛溪以此
故也先生卓犖有高氣儀状甚嚴使人望之可畏李
相國恒福時為推鞫問事嘖嘖曰因聞因得見巨人
左相金公命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絏之中凛然使人
起敬云先生方疾革諸弟子因獄卒請一言教弟子
無他答但書曰正遂絶守不成聞者悲之先生在獄
中向䢼北面白沙遺稿有己丑錄載先生究事甚悉

鄭介清

後其子孫聽用事者言匿之有僞作已丑錄行於世
先生初見南冥南冥許以高士也 省叟記言
鄭介清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全羅監司洪汝諄
以其眞僞訪于羅州皆以爲的實臺諫論其與賊親
厚及排節義論二事拿鞫受刑一次後定配北道 春
坡日月錄
鄭介清本名惟清世爲羅州鄕吏其父免鄕移居務
安守沈義謙農庄資生棄妻子爲僧以風水術遊諸
處後長髮改時名娶私婢以居後往拜奇大升欲師
事之大升拒而不納客問曰何拒之甚耶大升曰君

不見其容貌予不可相近者也介清慚憤仍即上京

曰沈義謙洪仁慶求見朴淳淳留置廊房使教其婿

李希幹及子姪等介清亦受學於淳淳愛之如親子

弟幾十餘年薦為齋郎及淳失勢介清厥附時人欲

掩其跡時往淳家致其起意人皆痛之淳猶不起丁

亥介清謁淳于永平淳問其來介清曰自務安本家

來與鄉人同行不可先後今入京留數日後還家矣

淳女李希幹妻令女奴問介清去就於其僕其僕曰

某日離家留京二十餘日今始來此矣女奴曰何事

久留僕曰側聞谷城有闕吏曹判書約以除授故晧

鄭介清 又見上

夕往判書宅昏時辭退矣判書即李山海也 未幾介清果得谷城淳聞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棄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怪乎 春坡日月錄

困齋鄭先生介清 宣祖朝徵士也先生隱居教授弟子日進先生率弟子行鄉飲酒之禮於大安學舍州牧柳夢鼎往而觀其禮歎曰三代之禮在此薦其賢為州訓導柳侯去先生亦謝歸金公誠一來代之更以禮請之先生終不就 宣廟聞其賢累除官皆不起時校正經書義大召諸儒先生亦召至京即辭去後除谷城縣監半年謝歸時日本倭將有寇試我

多無忌　上憂之問群臣誰可任將者領議政朴淳薦之曰鄭介清既以儒術致名而實有將帥材其人真可任將朴公家素多書先生嘗求觀書朴公心賢之待以客禮先生素不與議政澈之為人或言其有清白操可取先生不答但曰其人歸情偽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之未久有鄭汝立上變事獄既成澈令郡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人莫知所以也羅州人有五六輩發告鄭介清與罪人通狀先生與罪人初不識面者而校正經義時得相接而已澈客丁岩壽洪千璟等共為羅織云及按問皆無實　上意始

鮮澈曰介清雖自言無罪甞著排節義論惑亂人心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拷問之南方之俗好氣任俠不循法度以為高先生作東漢節義晋宋清談說以警俗澈以排節義啓 上以激之也 上以方治叛逆甚怒令學士草教一一辨釋其言布告四方介清照律配去初配渭原澈改極北之慶源六月至阿山堡月餘先生歿後柳相國成龍白 上曰鄭介清平生以經術行誼自礪偶然因一著論卒至滅身云

眉叟記言

宣祖朝壬辰倭大舉入寇

論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數月而滅戊子閒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還都海州素産青魚近十餘年絶不産移産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壬辰有倭變是知大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爲常事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壬辰雜記

萬曆丙戌年閒日本國使橘康廣以其國平秀吉書來行到尙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鬢髮盡

白使君處拚妓之間百無所憂而猶為皓白何哉盖
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
上伎工爭取之康廣囬所館嘆息語譯曰汝國亡矣
紀綱已毁不亡何待及還朝廷不許遣使康廣歸報
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 懲毖錄
庚寅年倭使平義智平調信僧玄蘇等來求通信
朝廷定議送使擇可使者黃允吉金誠一為上副使
許筬為書狀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七月始至倭國
都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臣已在座義智乘轎
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馬島乃我國藩臣使

臣奉 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即起出許箴等隨出義智歸咎於擔轎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誠一望見下馬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関白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以乘轎入于宮陛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但黴黑眼光閃閃射人云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瓷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有頃秀吉忽起入內抱小兒出排徊堂中肆意自得我使將回裁答書而辭意悖慢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倭贈遺誠一皆却之 懲毖錄

前者玄蘇等至京城書館壁云蟬噪忘螳捕魚遊喜鷸眠此地知何地他年重開筵臨還義智曰欲向三陟直渡東海譯官曰三陟去京三千餘里未可猝至義智張目出示我國地圖曰此國豈有千里之境至東萊書容館曰明年若得東風便六十七州談笑中

辛卯通信使黃允吉等之還也日本書契有曰自嘉靖年 大明不許日本入貢此大羞也明年二月直向 大明朝鮮亦助我飛入大明宮乎辭不多而悖慢極甚尹斗壽黃廷彧等力主奏聞 天朝之議柳

成龍金睟柳根等以爲不必奏雖自　上亦以爲必不可不奏而成龍等方執朝論以此乃有從輕奏聞之說而師期及通信等曲折没而不奏李山海依違兩間無所可否而李陽元素庸懦論議之際只待入口拱手唯諾而已寄斎雜記

倭書有率兵起入　大明之語余謂當即具奏聞　天朝首相李山海以爲恐　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將及琉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拜息獨我使未至　天朝疑我貳

於倭論議籍籍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奴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懲毖錄

宣廟朝壬辰三月望祭官班定忽 健元陵上有哽咽嘘嘻之聲班中有一官言此何聲響一班之人皆言吾等亦聞是聲而不敢發言曰此尋聞則聲自陵上而來祭官上下無不悚然自後或一日一至數日一至一月不絕五月倭寇至積薪於丁字閣取火焚之柴盡而火自滅終不延爇如是者數次賊懼有神乃去 菊堂俳語

壬辰四月十三日青虹起自宮井來逼於　上上避
之再三輙隨之閉户始止及聞是日賊陷釜山大惧
有必避之計　寄齋雜記

平秀吉者日本人奴也采薪于山遇關白於途左右
欲兵之関白奇其狀貌釋不誅得幸於關白以為將
輙有功遂秉權柄其主自立為関白戰克攻取遂統
合諸國為一國富兵強遂生跋扈之計欲加兵於我
而無其釁托言將入冦　中朝假道於我　宣廟以
大義却之秀吉執為兵端壬辰遣其將平秀家等勒
兵約二十萬以四月十三日渡海陷釜山東萊殺僉

使鄭撥及水使朴泓府使宋象賢朝服不屈死之時昇平二百年民不識兵望風尾觧無敢嬰其鋒賊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巡邊使李鎰敗于尚州僅以身迯申砬敗于忠州全軍覆没 上會群臣議之李山海首建西狩之策 上從之俞泓詣闕極諫 上不從人皆知京城不可守泓亦先令家人避兵而外為此言人多嫉其詐以李陽元為檢察使金命元為都元帥使守京城三十日 上冒雨西行 中宮以下皆乘馬見者掩淚百官烏竄從者僅百餘人五月三日到開城治李山海誤國之罪竄平海 上命並

黜柳成龍朝議不可 上亦不從盖 上欲薄山海
之罪故黜成龍以分其罪所以抑朝議也是日賊入
京城京城之民欲盜帑藏者已先焚宮闕矣 車駕
幸平壤聞賊兵在後進駐義州六月初一日賊陷平
壤 上遣鄭崑壽告急于 天朝先時申點奉使至
燕聞賊兵入國 大駕西幸即訴于兵部尚書石星
言于 帝使遼東摠兵祖承訓遊擊將軍史儒等將
兵七千救之以銀三萬兩付點賜 行朝八月承訓
進圍平壤城既陷而史儒中丸死遂大敗而還 皇
帝更遣寧夏都督李如松將兵四萬而討之李如梅

諭

張世爵楊元兵屬皆萬餘以臈月渡江癸巳正月圍平壤克之長驅而進過碧蹄易賊不設備賊猝至如松大敗僅以身免然賊度不可敵遂捲兵而退四月如松入京遣兵南下追賊留屯于東萊蔚山泗川等地築壘自固不出八月 車駕還至海州先遣柳成龍淸宮九月還都哭廟灰燼中哀痛久之是冬如松等引兵還 蒸海筆談

萬曆壬辰夏四月倭賊渡海入境連陷邊城無復支吾長驅而進李鎰之兵敗於尚州申砬之軍沒於忠州二十九日之夕羽書忽至翌日曉 大駕奉廟社

主與東宮及　中殿殯宮冒雨蒼黃西行至開城轉向關西宗室及文武百官中途逃散多不扈從至如僉知成世寧前直長成世康以士大夫食祿之臣安居城中臣服於倭世寧以孫女妻倭將得寵一洞賴以安焉宗親及士族等觀世寧兄弟安便無事還入城中者無數諸各司吏隷及市井之類皆服事於賊出市交易無異平日尤可痛憤者　大駕纔出國門凶賊未入之前都中之人爭入內帑府庫之物互相奪取三闕及六部公廨一時衝火烟焰漲天彌月不絶原其設心不啻憯於凶賊之利刃甚可畏也及天

兵渡江掃殲平壤之賊賊徒自知勢窮將退去盡閉
四門獨開崇禮門乘夜焚蕩駈其都人而盡殺之都
人之得免者無幾 松窩雜說

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密陽清道大
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
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抵龍宮出聞慶與中路
兵合踰鳥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
江由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
又一路由金海從星州渡江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
州向京畿旌旗劒戟千里相連砲聲相應都元帥金

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卷于江中褰服以逃從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聞漢江軍已散亦出走楊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北岸與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監司柳永吉檄召元豪歸本道賊毁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為長筏以渡而豪既去江上無一守者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城 壬辰雜記

壬辰倭亂急報至吏曹判書李元翼自言有敢死士十餘人約為同死生願與此輩俱入賊營斬賊將頭

少紓國家之急雖死無恨朝廷以為迂濶不之用寄齋雜記

申砬初欲保鳥嶺聞李鎰之敗績膽落還忠州曰寧軍陣于彈琴臺前少頃賊分路而至勢如風雨砬不知所為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入還赴水而死金汝岉亦死亂軍中諸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下其後李提督如松追賊過鳥嶺嘆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摠兵可謂無謀矣 懲毖錄

申砬敗後 車駕即日發漢城砬之戰敗曲折皆不能知且不知其死生一日 上召群臣與議事是形

於色曰賊鋒果難當也李忠元以都承旨起伏於前低拜奏曰 上勿憂臣聞諸可信人申砬果不死在海西召用之則賊不足憂也 上認其妄呵曰當今將帥之人如都承旨者豈不好乎忠元又起拜曰臣誠者者方言也不可爲將帥也聞者絶倒 壬辰雜記

壬辰 上之出京都也不但士庶皆言國勢必不復振有識搢紳輩亦以爲終必滅亡而止舊官及閑散文官之扈從者百無一二蓋人情已去不可盡責而修撰任蒙正先一日避匿正言鄭士信纔到盤松亭而走持平南瑾到延曙坪而走其餘郎署百司小官

任意散去及 駕到平壤大司成任國老托言母病
呈疏不待命而去吏曹佐郎許筬囑其所親厚者求
為召募官留在家屬所在之地了無所為翰林趙存
世金善餘注書任就正朴鼎賢未到安州而走獻納
李廷臣到寧邊而走刑書韓準托稱落傷已至陽德
揚言 大駕已渡遼事無可為巡察使洪汝諄兵曹
佐郎金義元自北道亦至聞準言上下負一時痛哭
而散持平李慶禩奉 命括軍仍亡去承旨閔濬忝
刑尹又新自定州散去輔德趙挺以世子問安使到
行在所 上封一書以授之廼與世子永訣之辭也

辭意悲愴聞者莫不痛哭挺托言尋毋不傳封書往
往江原道是時扈從文武官不滿數十人從世子者
亦不滿數十人云 寄齋雜記

壬辰四月三十日夜三更 上去邠大駕將出而軍
人未備兵曹正郎李弘老持標信遍行四衛只有衛
將成壽益一人而已天又大雨夜暗如漆 上只與
數三少宦坐板房無賴之徒闌入大內掠取寶貨無
所忌憚侍女等跣足脫衣或嗟或哭散出宮門聲震
徹天李弘老持一燭跋導 上而出自 坤殿至妃
嬪皆乘屋轎而擔夫不滿五六四更始出宮門是午

大駕冒大雨到碧蹄乘昏渡臨津夜將二更猶未
進夕膳顧謂內官進之酒曰不來矣進之茶曰不來
矣忍渴嘿坐夜半到東坡館四更始御糲飯世子以
下皆闕膳左議政柳成龍進米三升翌朝炊進五月
初六日　大駕啇晝停于安城夕歇于龍泉而安城
龍泉俱闕支供不得已倍站過釼水到鳳山日已初
更上下飢乏不得行大司憲李憲國怒罵曰政丞及
承旨皆犬子安敢使君上不食而行乎馬上奮袖有
若奉打之狀人皆失笑 寄齋雜記
五月初四日　上自松京發向金郊禮曹判書鄭昌

行閒 駕發不議於諸大臣即奉 廟社主安厝于
穆清殿之右初十日 駕至寶山宗室海豊君耆等
執尹斗壽手痛哭曰公以國之大臣有司棄 廟社
主而不之覺何也古今寧有無廟社主之國乎斗壽
曰微公言國不國矣遂遣禮官陪行 寄齋雜記
上聞賊入京城李陽元逌去之報遂以俞泓為都體
察使授兵三千發行泓承 命逾日未有登道之色
上召問曰卿至今不發何也泓曰脚底有腫以此
不得行矣大司憲李憲國大拜叱曰公無才無德既
陞政丞恩至大矣恇怯不行乃曰脚有腫正如當遽

之妓托足疾而不歌者也公何敢如是有若相歐者
上亦憫之曰先送韓應寅可也泓竟不行 壬辰雜記

大駕次寶山驛大司諫金瓚副提學洪履祥執義權悏宗廟令權憘吏曹正郎朴東賢奉教姜秀峻大司成任國老等前後上疏言父母所在之地賊皆屠滅願歸省 上皆允之以此上疏乞歸者紛紜不止亦多有不辭而去者如閔如慶盧稷等率皆逃去良可駭也 寄齋雜記

副元帥申恪初從金命元爲副漢江之潰恪不從命

元隨李陽元于楊州遇賊破之斬首六十餘級自倭
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踊躍全命元在臨津狀啓恪
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遽請誅之宣傳官阮
行而捷報至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武人素清慎
嘗為延安府使修城浚濠多備軍器後李廷馣守延
安全城人以為恪之功死非其罪且有九十餘老母
聞者莫不痛之 懲毖錄
車駕駐平壤賊到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
版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
擊之墜 廟社主路中猜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

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鄭澈柳成龍尹斗壽共議國事柳尹共主守城之論鄭澈力言出避之冝尹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劒斬佞臣澈大怒奮袂而起

賊到大同江邊使被擄人致書曰願見漢陰李先生指李德馨也德馨曰見之則或有緩師之理請見之朝廷亦有萬一之望遂遣之德馨到江上賊將平調信僧玄蘇等至各乘舡會於中流酌酒話德馨曰今日之擧何名耶玄蘇曰欲與貴國有所相通則自東萊至京城皆不得傳語遂轉輾至此耳德馨曰今旣

與通彼此矣盍退師乎賊曰日本但知進不知退一步也遂罷還 寄齋雜記

上到安州命持平李慶褀馳往慈山等處招集逃軍赴軍前慶褀数日後来言亂軍潰去無力可禁不得已還来司諫柳永慶曰當此孔棘之日召集軍兵事非不重而受命二日旋即空手而来曰我不能也豈可如兒戲乎速往其處再畨收集慶褀不得已再往仍不還

世子在伊川聞江原監司柳永吉避賊在嶺東未有迎接之事遂起復姜紳代之請命于朝廷遂從之初

朝廷士大夫妻子避山谷中多饑莩者江原道最甚遂諭令賑恤勿致顛仆永吉執以為不可曰人人而悅之日亦不足以官穀施私惠吾不為也李誠中曰汲黯矯詔發倉永吉格旨閉糴彼誠何心此誠何心

生員具容權韠上疏言柳成龍之講和李山海之誤國實今日之秦檜楊國忠請斬之以謝百姓不報已而　上去邠駕到開城府引見諸臣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衆官皆言領議政李山海交結金公諒為腹心與洪汝諄李弘老趙挺宋言慎等共作表裡大肆

氣焰流毒士林誤國敗事請正王法 上曰李山海雖與公諒相交豈以此誤國致冦此則不近之說也李憲國曰山海乘夜潛往公諒家娶妾詭秘豈不憤痛 上曰山海豈必親往此則非真實之言也憲國曰乘驢夜行爲邏卒所捉豈虛言乎 上遂罷山海以崔興源代之史氏曰山海之事雖醜謂之以此致冦其果成說乎其若具容等疏真妄耳後人或以此爲氣節殊可哂也 寄齋雜記

車駕次龍灣館朝廷以列郡官穀盡被搶掠若不收檢天兵出來之日無以供給遂遣掌令鄭姬藩于義

山正言李光庭于龍川倉查檢又以大軍一散之後迯入山谷久不就現遂遣司諫柳永慶于江界渭原理山等郡執義鄭光績于碧潼昌城等郡急令號召遣赴金命元處

時朝廷連遣使臣請救遼東冠蓋相望於道遂遣副摠兵祖承訓領七千兵馬以來渡鴨江直抵順安柳成龍金命元等以為天雨路滑不宜急擧祖摠兵以為我常以三千騎兵殲盡十萬徒子視倭賊如蟻蚊耳時我軍斥候將順川郡守黃瑗也報於金命元曰俄賊盡向京城去留者極少被擄女人於城上屢呼

官軍乘此機攻城可得成功祖承兵見此報以為信
遂進兵平壤城下城門不閉大軍由普通門入無一
賊出應之遂由大街而駈進賊於左右房室鑿壁穴
一時放銃聲震天地遊擊史儒中丸死祖承訓見其
死策馬先遁大軍潰走賊追擊大破之遼軍生還者
僅二千人時朝廷日夜待捷而祖承兵恃勇僨敗而
還上下袁膽相聚頓足而已
朝廷更遣鄭崑壽沈友勝請兵於　天朝崑壽之行
上親酌以送語多悲惋崑壽出語人曰朝廷謂異
已使之遠赴此何事也李誠中衆中叱之曰從臣千

五六宰兼四五事公既閑官又非衰病今日之行非
公而誰况當此時雖使之入賊營猶不敢憚 天朝
父母之邦尚不欲去對人發色正非忠臣義士之言
也崑壽大慚 寄齋雜記

朝廷以京畿監司權徵遠入江華黃海監司趙仁得
避賊投島俱無所為以右副承旨沈岱為畿伯同副
承旨柳永慶為海伯沈岱臨行謂叅判沈喜壽曰朝
廷用人是何道理我則死地去公則得其時矣喜壽
曰是何言也朝廷以公頗慷慨不避夷險陞資遣之
何為發此言乎岱猶咄嘆不已

壬辰之亂賊兵滋蔓殺戮不可紀極深山窮谷亡不
得免無一寸乾淨地而牧使金時敏固守晉州屢敗
賊兵屹然爲江淮保障湖南及湖西内浦賴以完
國家中興兵粮器械皆取辦於兩湖焉 然海筆談
初 大駕未發平壤以咸鏡監司柳永立不能措事
遂以尹卓然代之卓然爲賊所廹入三水山中南北
道叛民大起自江原道至慶興五里立木書曰李德
馨爲王金誠一爲將以此人心惶懼皆言降則必不
死遂縛北兵使韓克誠會寧府使李瑛鏡城判官李
弘業等以降兵曹佐郎徐渻被執賂賊而逃鍾城府

柳永立又

使鄭見龍欲草表迎降至有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何使非臣何事非君之句未授其書而走評事鄭文孚遂起兵於明川吉州之間招鄭見龍為大將進兵勦賊連有斬獲朝廷以鄭文孚擢折衝仍兼評事 寄齋雜記

柳永立至自咸鏡道 上召謂曰聞卿被擄然予永立曰臣避亂在峽中士民導賊而來臣遂不免 上曰何以脫來乎永立曰賊雖好殺若不違拂其心則賊亦人也何必殺乎翰林李春英退謂永立曰筵中違拂二字莫是不好語耶臺諫以失節論之 上仝

柳永吉

咸境監司柳永立並家屬被擄以尹卓然代之其後永立逃還其母尚留倭中永立以為忠孝俱屈納贖乞還賊許之云 春坡日月錄

同知經筵柳永吉啓曰鄭澈在南中沉酗酒色不為國事尹斗壽所為之事終無其實使主勢日泒國事日急臣不敢不達 上召謂之曰卿之此啓有意見乎永吉曰只言所聞別無意見遂退澈所到耽酒留連所受之任不成頭緒由此大失人望永吉之言雖出乘機狙擊之計而其行身處事實有以致之也 寄齋雜記

論

上久滯龍灣有詩風下曰國事蒼黃日誰能李郭忠
去邠存大計恢復仗諸公慟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
朝臣今日後尚可更西東時 行朝有讖謠云細雨
天街柳色青東風吹入馬蹄輕舊時名宦還朝日奏
凱歡拜滿洛城 春坡日月錄
癸巳春正月 大明提督李如松使查大受往順安
詔倭曰 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
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
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春坡日月錄
壬辰變後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

斬飢民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群中怨血流太守慶筵知有酒盃分殘瀝慰啾啾 芝峯類說

宣靖陵事記略

癸巳四月初 宣陵靖陵為賊所掘時余在東坡聞李提督還開城同金元帥命元往候接伴使李德馨留守盧稷戶曹判書李誠中等五六人會坐接待廳京畿左監司成泳急報至時夜黑以火爇其書乃陵寢變報也即流涕痛擧哀明曉與元帥還東坡欲募

入往探　二陵形止有軍官李弘國者出跪曰小人乃讓寧大君後裔也向國之心豈同凡人雖死願往余與元帥奬其忠更募軍人之願往者十人與俱臨行余曉之曰今防禦使高彥伯率楊州軍駐獅踰嶺汝須至彥伯處更得一二人向導庶無蹉跌也即爲密關於彥伯付弘國時四月初九日也弘國既去數日還報云得詳知道路人二人前引到禿任里日已暮得小漁艇十二人同載順流而下夜半經三田渡泊　靖陵下數人守舡八人上陵見陵已掘時月落天色正黑穴中沉沉無所見以手捫之有僵卧屍軀

皆震愕縮手良久定神以手更探之尸無所覆赤體偃臥土中微有濕氣粘襯手指諸人還出穴穴傍得破裂衣裳梵字書殺紙墨漆木片掌様大持以為驗又至 宣陵穴中雖掘而淺僅一身許空無物遂還舟泝流上至三田島天色明由秃任下舟来其状如此余會金元帥及權巡察慄共議以為 王體暴露壙中情理痛不可忍且萬一賊知我人往探更加不測則奈何不如冒萬死寢負而出安屍他處以待賊平後復陵募得倡義使中軍朴惟仁前部将金克忠並軍人願從者五十八令李弘國引路又由秃任里

乘舟夜下載尸軀于輿中還出泝流而上以京城數十里外賊嘗衝斥無可安處不得已到楊州松山田得民破屋數間奉安金亮忠率五十八守之惟仁來報余即狀啓言狀是月二十日賊南去余於其日隨大軍入城二十三日馳往松山奉審不敢開視但向之號哭而還因卧病矣五月聞領議政崔興源禮書判書金應南左賛成成渾禮曹叅判李璣等五六人自 行在所次第承命將奉審 二陵云又聞成渾道中見人頻問 靖陵所得屍軀眞假如何其言多有可疑者云既至又聞諸宰先往 靖陵奉審云最

後諸宰始往松山邀余同往余時病新起以其事重
力疾往會時朝臣中無逮事　中廟者惟同知宋贇
年八十四　中廟時為翰林聞避亂在忠清道馹召
以來六月十八日諸神俱會松山大臣沈守慶䒼興
源及俞泓與余為一列宰臣金應南成渾李瀣權徵
宗室扶安都正壽山等為一列宰臣將入審或曰他
人旣不能逮事　中廟雖入審安知真贋當先問平
日　聖體大槩而審之然後乃可定其虗實耳衆曰
然於是問於宋同知及內人之逮見　靖陵者各記
脩短肥瘠之狀其一　中廟聖軆如中人而差長其

二　中廟豊上而殺下故御衣多用單裳使下體長
大朝臣化之遂用藤環撑起衣下其三龍鬚甚少而
赤紫其四龍頤向外微張其五　中廟腦後微凹故
平日所御笠子多外側每以手整之云旣畢以室中
挾窄不可容衆分運而入大臣先入請宋同知同入
開余見尸體如中人髮童鬚微見其跡而細視有紫
色兩肩外張胸甚高胸腹有二劍跡盖賊所加全體
乾燥如枯木自四月出置其前暴露又不知幾日而
無虫蛆亦無臭氣甚可恠也諸人反覆審視宋同知
又曰　中廟嘗患背腫初使御醫金應崑鍼之甚痛

楚又使朴世擧鍼之此恐有痕當並審之於是令朴
惟仁展尸背後灰復屑櫬灑厚幾寸不見皮色以紬
巾沾水洗之累次而漸見皮肉忽左肩甲下露出痕
迹二處相去一二分一大一小四面黑暈團團如大
錢而其中穿破見者大駭旣出金應南成渾權徵等
次當入爭問於宋同知曰如何宋公曰甚可駭尸長
如中人樣豊上而殺下頤徵張腦後四且背後有腫
痕矣成黙然不應旣入未久即出還坐諸宰相顧未
蔑渾循循而起獨詣大臣前作色曰即入審雖曰體
似中人以某所見不見如是雖曰豊上殺下不見如

是歷舉宋公之言而段段攻破不假他辭但以不見
如是四字盡亂其說既畢悠然而退同坐者面面相
覷而已壽山曰他事不可知背後腫痕有六處瘡痕
若是多也余曰即與諸人同審明有二痕今言六處
此大事言不可如是參差須即更審遂令他宰國壽
山再入審之果二處也壽山言窮乃曰前言六處乃
大綱說耳然座中惻於成渾不復辨其如何日夕罷
還城中於是諸論皆靡然於成渾蓋人之尸體最易
腐爛新死之尸不出數日皆敗今此尸停外處數月
方當盛暑無臭氣無虫蛆除非厚葬而極久者不當

然倭人何爲得如此尸置諸壙中耶此可辨之明驗也時李提督在城中聞曰此不難辨當以久近定之久則必非他人之尸也會後一日余南下到慶安驛歇馬辛慶晋謂余曰聞諸公之議以松山尸體爲非眞而欲棄之天下安有是事旣而余在南中聞 靖陵宣陵皆以陵傍雜灰少諸納諸梓宫虛葬而以松山尸體非眞棄之然 上意猶致疑命厚葬都監役姜霨言於堂上曰厚葬則益起人疑遂草草埋他處而已朴惟仁言見西小門外有老司鑰一人年八十餘曾事 靖陵聞其事叩心痛曰此實聖人也何

為棄之且曰凡人死在春夏易爛之時者雖厚葬無
有不朽死在冬間者年雖久不腐枯燥如木尺小入
曾還祖父葬死在冬月六十年後全不腐爛今聞陵
尸亦然　靖陵昇遐在十一月十五日當極寒此尤
足為明驗何為棄之旣畢陵役成渾將復命於海州
行在丞至載寧稱病不進時承旨具宬亦自陵所
向　行在歷見成渾渾密謂曰李弘國假得他人尸
稱玉體欲以邀功當啓　上鞫問宬如其言於是獄
大起三省同鞫逮捕李弘國及先往　陵所者十八人
鞫之其人先後至獄而所招如一無復起端　上察

其誣命釋之蓋自初欲因此陷余搆揑如此其亡忍矣方改葬陵時壙内两虎無故忽崩壓殺役夫三人是年九月　車駕將還都城將發夜大雷雨震于所寓家人畜丙申三月晦日諸陵翔祭獻納受香燭於闕内忽雷震載香燭馬三匹及驛卒於門外㪙日後副提學李好閔自對言　靖陵事其時處㝵非宜天變未必不由於此　上曰此大事也命問於大臣左相金應南怒曰是欲陷我而發也蓋應南於奉審時為禮曹判書故云然也金獻議但曰伏承　上教臣不忍聞大事已定恐無更處之道事遂寢其淡

當戊戌秋余為時輩所攻李爾瞻謀於李山海曰若
發 靖陵事為罪目則可以陷之山海曰此則恐涉
於金重叔須勿提起盖重叔應南之字而應南為山
海妹夫恐獄起而延及故云然真可笑也成渾死時
有大虎登其屋大吼震地家人驚惶失措未久渾遂
死亦一怪也甲辰春禮安人生員金某為 靖陵參
奉此人不知復陵始末者還鄉為其友言 陵中夜
間每聞哭拜不絶有守護軍年老者皆言前時棄玉
體不葬而虛葬雜灰故自其時至今夜夜哭拜如此
不但今日為之痛嗟不已余聞而不覺悲痛切骨評

記其時之事蹟以寓臣子之至究云 西厓雜錄
靖陵奉審後成渾啓略曰松山未奉審前逮事先
朝宗戚及女侍像想 御容先爲記錄以示諸臣然
後奉審則非徒年遠枯損無可指認肖似處其錄言
先生龍顔長頤骨長而此則似是方面之人 先
王腦後平而削妨於著笠而此則似是有骨 先王
年衰稍瘦而此則肯間平潤似是平日肥大之人允
此所見皆不與所錄同云云 春坡日月錄
甲午李廷馣爲全羅監司倭賊因沈惟敬請和廷馣
請從其言引句踐范蠡爲證及柳永慶爲相當國倭

又來請和永慶答以若縛送犯陵賊則和可諧謂
宣靖兩陵掘發賊也丙午冬倭縛送二八稱為犯陵
賊命諸大臣同鞫倭供曰觀我容貌我年尚少壬辰
則兒童安能掘陵命大臣議尹承勳曰以此倭為犯
陵賊是欺侮神明 上怒責之斬其倭于市遂遣呂
祐吉慶暹等報之和遂成 荷潭破寂錄

宣祖朝壬辰諸道起義兵討倭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衆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寧海府使崔慶會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 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敬

命字而順孟英之子有文才亦舉鄉兵移檄郡縣討
賊戰敗死其子從厚代領其衆名曰復讎軍慶會後
為慶尚右兵使死於晉州其在慶尚道者玄風人郭
再祐高靈人前佐郎金沔陜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
安人前翰林金垓校書正字柳宗介草溪人李大期
軍威校生張士珍再祐越之子頗有才畧累與賊戰
賊憚之沔故武將世文之子禦賊于居昌累却賊事
聞擢為右兵使病卒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
死士珍射殺賊兵甚多賊稱為張將軍一日賊設伏
誘之士珍窮追陷伏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折士

珍一臂士珍獨以一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贈水使
其在忠淸道者僧人靈圭前提督官趙憲前牧使金
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禁
衛趙雄淸州人李逢靈圭勇力善鬪與憲復淸州後
爲賊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
死其在京畿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鄭叔夏水原人
崔屹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彦經幼學
金瀲前正郎俞大進庶孽洪季男各聚鄕里以義爲
名者不可勝記又有僧人惟政在金剛山表訓寺賊
入山中寺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

而去其後起僧軍西赴　王又有宗室湖城監率
百餘人赴　行在與大軍合勢其在北道者評事鄭
文孚訓戒僉使高敬民功最多云懲毖錄
錦山之陷防禦使郭嶸等皆望風而潰義兵大將高
敬命為獨當之計令士皆持滿以待忽入急呼曰防
禦陣潰矣義軍因以崩潰敬命常曰吾不閑騎馬不
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逃敬命曰
吾豈苟免者哉麾下扶之上馬旋墜馬馬逸敬命麾
下儒生安瑛下馬授之徒走以從從事前學諭柳彭
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遂策

高敬命

馬還入敬命顧曰吾亦不免爾可馳出彭老曰吾豈
忍棄將尙活賊鋒遂及彭老自以身扞蔽敬命遂與
安瑛等同死全羅監司李洸素嗛敬命至以乘暗行
師軍潰而死誣啓厥後李廷馣爲監司啓其死事實
狀旌閭贈爵 壬辰雜記
高霽峰敬命卽李樑黨孟英之子也奇大恒沈義謙
等之劾李樑也敬命爲校理當書彈章乃曰此乃公
論我不可以私避奮筆而書畧無難色樑旣竄孟英
但放歸故鄕人皆以爲書劄之效而物議皆短之霽
峯亦坐廢二十年李栗谷珥嘗重其才其迎華使也

金千鎰

辟為從事遂復叙不得通顯路盖樑子廷賓之登科也遊樑門者皆奔走馬時蜚語以敵命為廷賓脫靴清議病之故也壬辰之亂以前東萊府使起義兵與賊戰于錦山死之於是士論翕然棄其前過 晧溪記聞

晉州之陷忠清兵使黃進金海府使李宗仁等力戰中丸而沒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兵使崔慶會走保矗石樓潰軍還集賊兵厮殺以進左右扶千鎰使退避千鎰堅坐不起曰我當死於此遂與子衆乹相抱投江而沒自菁川江至武峯死者塞江而下矣 壬辰雜

記

初趙憲家居沃川聞變即召募義旅前叅奉李光輪等募憲義爭来集憲與僧将靈圭進兵清州仍抵錦山湖南巡察使權慄約會夾攻改期不赴憲下令軍中曰今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無愧於義士皆惟命戰良久賊兵三北而我軍矢盡矣賊遂攔入帳下士挽憲請避憲笑曰丈夫死耳援将督戰士卒至張空拳相搏而不離次麾下七百人一時同死憲子完基状貌魁偉及是故華衣冠欲代憲死賊認為主将砍其尸權韠為重峯作詩曰幾折雲臺檻長吟楚客醒

趙憲

從知大君子不處小朝廷直氣軒天地孤忠炳日星
崔嵬錦山色萬古只麼青 壬辰記聞

趙重峯憲金浦人家世寒微好讀書登文科萬曆
年間日本關白秀吉有射天之志遣使求我國通
信崎屹我恐喝我領相柳成龍建議通信徃察動靜
秀吉留我使五十日始見之對使飲以陶杯飲訖輒
破新其杯又抱嬰兒膝上以戲之越明年秀吉遣玄
蘇以謝之憲上疏曰陶杯飲破者亦破盟也抱戲嬰
兒者視兒如嬰兒也請斬倭使奏聞 天朝識者義
之憲善觀天象知有壬辰之亂至壬辰三月夜與群

弟子坐有流星有聲砉然憲大驚曰今日賊渡海矣是天鼓星之聲也及東報至果其日賊下陸矣於是憲聚義旅數百與倭戰是時我國官兵在在望風奔潰獨憲之兵與倭鬪首交臂而死未有一夫奔潰也時人比之田橫義士 於于堂譚

壬辰之變世以趙憲高敬命之死爲節義若曰死於王 則可至稱節義則未也當板蕩之日憲等以書生糾合義徒志存王室是可貴也至於錦山之役諸軍失手潰敗自相蹂躪憲死於亂兵敬命適乘醉不能控馬亦死於軍如是而曰節義則豈不過乎其從

容就死不失所操者惟金千鎰梁山璹二人也當晉州之圍人有勸千鎰出避自全則千鎰不聽終守矗石十面至於城陷猶顏色不變從容北向再拜而死若梁山璹乃是罷廢布衣特是千鎰參佐之人千鎰勸使出城毋令同死則以為既與同事當與同死卒從千鎰死非素履篤實者能如是乎且李舜臣海上之鏖光海縣監魚泳湛實贊之而褒擢獨及於舜臣而不及泳湛守城之功晉州之全時敏遠過於延安之李廷馣而嘉奬偏隆於廷馣而靳於時敏良可慨也 白沙雜記

郭再祐宜寧人監司越之子嘗業文聞賊近遂會諸里中人數百據鼎津以為守賊至敗走不敢更近朝廷遂擢為助防將初慶尚監司金睟處事躁刻積失人心再祐既得志多不循法度睟欲繩之再祐大怒遂移檄列罪不忠不孝將殺之金沔力止之朝廷遂以金誠一代監司召睟還再祐又上疏請斬睟 上大怒之咨問于備邊司曰此人欲擅殺道主非賊而何不除之恐有悔也尹斗壽以為觀其所為一狂童也干戈搶攘之日豈可責人以禮法乎 上遂不報

洪季男

安城義兵將洪季男與其父彦守起兵累立奇功以此陞季男堂上拜京畿助防將季男以事往他陣倭賊突至彦守出戰敗死賊持彦守尸而去季男急馳還陣則已兵敗父死即以單騎馳往敵門大呼曰汝殺吾父吾亦死于汝賊投還其尸因出兵四面圍擁季男左手抱父尸右手揮釼當賊賊不敢逼還置父尸于陣中追斬賊數級賊憚之自後閭里焚蕩之時人呼季男名則賊必遁走矣 春坡日月錄

金德齡字景樹光州校生也有絶倫勇力自稱能遁甲以氣自許年幾三十人無知者壬辰之亂公丁內

艱家居時官軍義兵處處奔潰國勢岌岌不可收拾
公姊夫金別坐應會與同志勸公起兵威聲大振
朝廷賜忠勇翼虎將軍號已而廷臣有忌功者誣公
以無端殺人拿繫禁府鄭相琢力救得免時忠淸兵
使李時言慶尚兵使金應瑞等尤忌公功欲殺之公
遣心腹人入傳播訛言 上以密旨諭都元帥權慄
晋州牧使成允文設謀捕送 上問諸大臣曰德齡
能飛行空中云何以擒乎承旨徐渻曰德齡萬無叛
理一武士足以械來 上曰汝何易言也命渻親往
逮捕前日公所乘馬不食數日至是其馬又不食十

金德齡

餘日公心甚憂之成允文旣得密旨以書請公曰切有面議事可即馳來公曰此必朝廷有命捕我也促馬而進允文與諸將同出迎公公入以密旨示公公免冠下階俯伏諸將不忍執縛公謂允文曰某虛名過實致有此禍若不嚴且恐械公亦必得罪滿座揮涕乃械繫以送至雲峯與淯相遇淯遂監押以來遂加嚴刑死於獄中人皆痛惜李知事廷馣上疏訟冤不報 湖南義錄

金德齡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自稱能遁甲李貴信之薦于撫軍司曰德齡鮮捕逐龍虎飛走空中智如孔

明勇如關羽世子光海亦見奨勵賜翼虎将軍號 宣廟命改其號曰超乘将軍於是一國聳動以為神将德齡亦自信不讓其實使酒恇㤼不可用也對賊壘三年無寸功卒以虛名為夢鶴之黨所引栲死亦自取之禍也 紫海筆談

金德齡湖南人壬辰倭亂起義兵遇賊必破賜號翼虎将軍賊俱不敢近李時言忌其功譖之竟死獄中人至今歎惜權石洲夢得一小冊乃金德齡詩集也其首一篇曰醉時歌一曲無人聞我不要醉花月我不要樹功勳醉花月也是浮雲樹功勳也是浮雲我

心只願長釰奉明君覺而記之作一絶句曰將軍昔日把金戈壯志中摧奈命何地下英靈無限恨分明一曲醉時歌 菊堂俳語

宋東萊象賢之君臣義重父子恩輕全義州汝吻之國恥未雪壯心成灰劉助防克良之義不退生甘心死綏邉海南應井之涕泣揆日踵死車峯李金海宗仁之脥挾兩賊大呼投江李兵使福男之冐入圍城同死天兵其精忠大節入無間然 湖南義錄

宣祖朝丙申李夢鶴作亂伏誅

李夢鶴者京口賤孽也落拓無行為其父所黜往來

兩湖間韓絢之為遊鋒将也隷其軍與絢謀作亂
宣廟二十九年七月夢鶴先起兵于鴻山擄其守尹
英賢又擄林川郡守朴振國人心瓦解無敢拒者連
陥六七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夢鶴進逼洪州牧使
洪可臣事出不意束手無策但閉城而已武将朴名
賢驍勇有謀守制在州境可臣召之名賢即戎服入
城城守益堅夢鶴之初起也誑其衆曰金徳齡與我
有約都元帥兵水使亦皆通謀必響應衆以為然及
頓兵洪州衆見水使領兵入城始知其誑兵氣沮喪
夜未半軍潰尹英賢踰出至城下呼曰賊兵潰散顧

出逐城中不信命縛英賢以入曉而視之無可所見矣城中始悔縱兵追擊斬夢鶴韓絇亦事覺而被誅

紫海筆談